

# 常德的船

徐虹雨

我是一名写作者，生活在湖南常德河街旁。我时常在想，能为这条河街写点什么。

寻访曾生活在常德河街的老常德人，聆听他们讲述这条街的老故事，翻阅他们曾读过的老书籍，越来越丰富的信息告诉我，这里曾是一个大码头，来往船只繁多。繁忙时，码头附近延绵几公里都是船只，有的挂帆前行，有的摇橹而歌，有的停桨歇息。湘西作家沈从文曾在他的文章《常德的船》里写道：“在常德水码头船只极小，漂浮水面如一片叶子，数量之多如淡干鱼，是专载客人用的‘桃源划子’。”“在河上显得极活动，极有生气，而且数量极多的，是普通的中型‘麻阳船’。这种船头尾高举，秀拔而灵便。”

慢慢地，一艘艘船划过我的心湖，在湖面上划出一道道痕迹，如同岁月行走留下的车辙，纵横交错。我的湖面凌乱了，我的思路却清晰起来……

沈从文将《常德的船》，写在书卷里。潘能辉将《常德的船》，画在河流上。一个是湘西的作家，一个是常德的雕刻师，他们隔着绵长的岁月之河，在常德河街相遇。

潘能辉是安乡潘氏艺术木雕市级非遗代表传承人，在常德河街开着一家店铺，雕刻、销售木雕制品。但是他不想总是在重复——重复技法、重复设计、重复生产相似的产品。

他驾一艘木船，将船停靠在常德河街的穿紫河畔作为工作室。工作室里，他除了画画、雕刻，还十分喜欢与来往的文人、艺术家谈创作。“常德曾是一个大码头，来来往往的船只特别多。沈从文先生曾多次来到常德，写了不少文章，其中就有《常德的船》。你拿这些书去看看，也许对你有启发。”友人将几本书放在他的船上。在那些书里，沈从文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湖南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。

在木船里，潘能辉翻开书卷，如同翻开了一幅作家沿沅江一路所见的长卷——穿紫河风雨桥、沅陵藏书洞、凤凰古城吊脚楼等一一呈现在眼前。读着读着，潘能辉乘坐的木船，似乎也一桨一桨划进了沈从文的文字里，与文字里的船



潘能辉和妻子胡美华。

通讯员 摄

相遇……

从小生活在水乡的潘能辉，懂得船的重要性，也懂得人们对船的感情，他尤其喜欢沈从文所写的《常德的船》。他认真阅读，数了数，文章里总共有大大小小、有名字的和没有名字的共计48艘船。

这些船曾是什么模样？它曾经过谁的吊脚楼？曾穿过哪座风雨桥？曾满载了哪里的木料？曾运往何处的码头？一个个问题，就像一盏盏渔灯，照得他的心潮波光粼粼。

他决定将文字里的船复原。可是，如何将字里行间的景还原？又如何将沈从文笔下的船画在河流上？2020年，潘能辉决定出发，走沈从文走过的那条大河——沅江。他说：“有些景点我们要乘船去，跋山涉水、亲身体验才有创作的灵感和激情。”

接连11次，他带上相机、画笔，从常德河街出发，依沅江逆水而上，途经桃源、沅陵、泸溪、

辰溪、麻阳、凤凰、花垣等地，沿途收集人文风貌、民间工艺、传统风俗、木质建筑等素材；拜访渔民、艄公、画家、民俗专家……

在途中，他历经艰辛，在山重水复间迷路，航拍的无人机失控跌入丛林……

当他在沈从文的故居参观、墓前祭拜，潘能辉默默地许下心愿：我一定会把您笔下的船复制出来。

回到常德河街，他一笔笔勾勒、对照，慢慢地，48艘船终于在他的画笔间鲜活起来。

友人们再聚首他的小木船，他将一叠船的画稿递给他们：“我想把它们一一复刻出来，排在穿紫河上。那时候，水下粼粼波光，船上灯笼摇曳，那样子一定非常漂亮。”

说这话时，船头渔灯的光，映在他的眸子里，眸子放着光。

2020年1月1日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“十年禁渔”，洞庭湖区的渔民纷纷退捕，剪断纠

缠的渔网。常德作为洞庭湖生态保护核心区，共有3220户、6038名渔民完成退捕上岸。

渔民上岸，老船闲置。有的船被人收藏，有的船被倒扣地面任其老去，有的船被劈成碎木烧毁。潘能辉从常德安乡等地收购来一些闲置的木船。

有的老渔民，手指间记得渔网的经纬，目光里记得船的航向，对曾陪伴他们的老物件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将它们捐给了潘能辉。“您老想它们时，随时都可以过来看看。它们都在。”潘能辉承诺。

潘能辉对老木船进行加工。木船的长与短，鸟篷的高与低，翅膀的弯与直，都有不同的讲究。别人弄，他不放心。设计、选材、伐竹、切割、焊接、刷油……他样样都自己干。

雕上木门和花窗，撑起鸟篷和布帆，慢慢地，他已经复刻了沈从文笔下的15艘船，并将它们一一排列在河面上。一并排列在河面上的，是沈从文关于船的文字记忆，是渔民关于船的生活基因。它们都与木船一起，搁浅在岁月的滩涂上。

这些船，仿佛是从沈从文的文字里一桨一桨划过来的，它们带着时光积淀的厚重，有的地方还包着岁月的浆，那是一双双手一年年一日日使用留下的痕迹。

我来到常德河街、穿紫河旁，登上一艘艘木船，听潘能辉讲述他与这些木船的故事，以及这些木船背后的老渔民的故事。我最喜欢做的，还是手持书卷，读一读沈从文的《常德的船》，并对照他的文字辨别这些排列在河面上的船。

也许，当年，沈从文就曾坐在这其中的一艘船里，过沅江，回故乡。他就在那艘船里，写下了那篇《常德的船》。

也许，这一艘艘木船的褶皱里，还藏着某个渔民的一生，船舱是他的出生地，船桨是他学会行走的拐杖，船舷上的刻痕是他的涂鸦……

我望着船，望着河面。光影将船的轮廓一一印在如宣纸般的河面上，河面上留下一道道渐渐晕染开去的墨迹。

也许，我已经写好了……

作家写作家

我第一次见到谢宗玉老师，是在2013年7月。当时得知省作协、毛泽东文学院在招收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研修班的学员。因为身在省直单位，我便直接赶到省作协去提交材料。谢老师当时是省作家协会创研室负责人、毛泽东文学院培训部主任。

毛泽东文学院草木葳蕤，满眼葱郁，非常安宁。而我见到的谢老师，戴着眼镜，气质温润，儒雅得仿佛大学中文系的教授，和周围的草木环境极其契合。谢老师微笑着给我介绍了作家研修班的情况，并收下了我的材料。一个多月后，我等消息等得有点着急，就给创研室打电话询问。谢老师接了电话，并没有不耐烦，反而安慰我说，有实力就一定会被录取的，录取了会尽快通知我。

九月初的一天，我正在对着电脑写文章，突然手机响了，我没有看屏幕就接了。那边说：“你好，我是谢宗玉。”我心思还在文章上，看着电脑说：“您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谢老师说：“恭喜你，你被研修班录取了。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：“啊，是谢老师！谢谢谢老师！”

放下电话，我十分感动。没想到谢老师如此忙碌，还会记得我这个小小的要求，结果出来便亲自打电话通知我。不久，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十月便来到毛泽东文学院学习，正式成为了谢老师的学生成员。

当时谢老师已经以散文成名，他是“文学湘军五少将”之首，和刘亮程并称为“北刘南谢”，但是他为人却非常谦逊，没有半点架子，与我们这些学员的相处也是亦师亦友。在离校之时，谢老师还特地与我们所有人一一握手道别。后来，他成为了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依然还是如初见时那般温润如玉的样子。

在学习期间，我读到他早年出版的《遍地药香》，十分惊艳。醇厚如酒的乡情，温柔似风的童年，都承载到了草木之上。在他笔下，人有物性，而物也有人性，彼此的命运有交融，而彼此的目光亦可平视。我尤为偏好他的语言，明明朴素无华，却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忧伤和生命本源的疼痛。从我领悟到，散文的魅力，从来不在华丽辞藻与矫情修饰，而在透纸面的那种深沉与悲悯，那种直击人心的美感与痛感，如天风浪浪、海山苍苍。

回到毛泽东文学院时，我总会去拜访谢老师。此时，谢老师便会沏来一杯绿茶，然后与我在茶香袅袅中聊着散文，时间便愉快地在文学寰宇中飘浮，偶见星芒熠熠。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书，案头放着文竹等绿植，看着心就静了。有时我还会获赠新书。而他其实是不轻易下笔的，他也告诫我：“要写得慢一点、深一点。”他不希望写作是简单的自我重复，而是每次都能超越从前的自己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他的思想随笔《时光的盛宴》、教育随笔《与子书》、文化随笔《千年弦歌》等书籍，就是他为自己不停开辟的崭新的写作领域。因此他的新书总能引起极佳的反响。

谢老师也写小说，他的小说如刀锋一般冷清尖锐，与散文完全是两种风格。他还写诗歌、评论，甚至涉猎儿童文学，可以说，他是个全能型作家，无法被简单定义。且他阅读极广，思考极深，故既有作家之灵动，又有学者之博学。有记者采访他，他微笑说：“没有标签才叫有意思。”

对谢老师了解越多，便越是佩服他。而且他身上总有种截然相反却融合无间的特质。谢老师是中文系科班出身，却曾在公安系统待了十五年，因此其书卷气中又有英姿飒爽的一面。他心思细腻且敏锐，能洞悉人性的幽微，却保有一颗童心，知世故而不世故。他为人低调，不喜社交，但在友人面前却妙语连珠、滔滔不绝。他气质之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，甚至年轻时人送外号“忧郁王子”，但其实他又幽默诙谐，与之对话十分有趣。

和谢老师一年可能就见个一两次面，但每次见面，我都觉得极亲切，没有陌生感和距离感。大约是常读他的书的缘故。因为文如其人，所以见字如面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谢宗玉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毛泽东文学院院长)

谢宗玉·草木童心，温润如玉

张凭

城市故事



颜如舜华

刘代兴

夏风幽爽，阳光清莹。宛如一众仙子下凡，在半空中轻歌曼舞，一株木槿，终于在楼顶的平台上绽放，素净地开放出许多淡紫色娇嫩的花朵。

去年，我请求一位花圃的朋友，无论如何也要为我找到一株木槿树。他却告诉我：这花儿贱着呢，没有人愿意经销。我曾在一处工地上见到过，那是用来绿化护道的，你还就那么喜欢它？我说：人人都有偏爱，你把它找来给我就好了。这位朋友也许被我的诚心所感动，果然不久后，就把它找来送到我家里。

我如获至宝，从外面找来一口很大的裂了缝的旧水缸，安放在楼顶的平台，将木槿栽下，细心服侍。原来懒散的我，现在骤然变得勤快起来。每天早晚雷打不动，我都会提一桶水爬上爬下，为木槿浇水解渴。苗圃的朋友告诉我，木槿花根系

长，土壤与雨水充足的环境下，才能自由生长。没事的时候，我喜欢爬上楼顶平台，对着木槿百看不厌，似有千言万语，慢慢地与它细声倾诉。我相信，植物有生命，也有感知，它能够收到你发出的信息，感受到你的爱与付出，才会生长得更好。有时，我蹲在木槿树前，细致观察它枝茎叶脉花蕾嫩芽的细微变化，耐心地为它捏去趴在枝叶上的蠕虫，梳理枝丫脉花瓣彩蕊，默然相对，心生欢喜。

我喜欢吴冠中先生作的油画《木槿》，它传达出木槿花与人类契合的某种精神气质。花朵忠诚洁白，绿叶葱郁蓬勃，那是生命的礼赞，是尘世的温润。先生曾在自传里写道：“有一株木槿长得高过屋檐，满身绿叶素花，花心略施玫红，这从浓郁的木槿遮盖了我家的破败门庭，并吸引我作了一大幅油画。”这幅画作后来流落海外，数度交易，创下成交天价。我想，人们喜欢这幅画，与吴冠中笔下的木槿花卑微而高尚、同人类有着某种天然的亲缘是分不开的。

木槿花在我国寻常可见，自古以来，很受诗家文人的青睐和歌咏。《诗经·有女同车》云：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。将翱将翔，佩玉琼琚。”意思是有位女子与我驱车同行，瞬间心情大好，因为这女子实在太漂亮，颜值如木槿花一样，清纯可人。木槿花在中国古代被称作舜华，它出现在了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里，用来比喻美女，这不得不让人对它肃然起敬。木槿花的身份并不显赫，身价也并不高，但它的身影，几千年前，就已遍及中国大地。

前两年夏天，与妻去南岳衡山旅游，寄住在山上一农妇家中。见屋外一株木槿花开得绚烂，灿若明霞，如他乡遇故知，喜不自禁。农妇告诉我说，木槿花可以入食，问我晚上要不要摘几朵来做菜。我谢绝了她的意，用来欣赏就很好了，为什么竟要搞它煎炒余汤呢？但从此我知道了木槿花可食的属性。中国人历来就有餐食鲜花落英的传统，并视作清雅高洁、明志淡泊的修为。屈原就曾吟唱过：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含英咀华，秀色可餐，皆是说的鲜花可入食入味，药食同源吧。

天台上的木槿，每天都会盛开几十朵花儿，花枝招展，顾盼有致。一个周末的清晨，我特意摘了二十来朵木槿花，用保鲜薄膜袋装好，步行来到母亲住处，想给母亲尝尝鲜。也许是见我这么早来敲门，送上门来的却不过是未曾见过的些许小花小朵儿，母亲忍不住轻声问我：“这什么花啊？”“木槿花。”我笑着回答。“这花有什么用啊？”母亲有些怔怔地问。我连忙答道：“做菜吃啊！”见母亲仍迷惑不解的样子，我急中生智，补充道：“这花作用可大了！做菜吃，会让你返老还童啊！因为木槿花很漂亮，吃了就会像它一样年轻呢。”母亲顿时眉头一舒，开心地笑出声来。

我发现母亲的眼眸里，瞬间有了青春的光芒。

## 醇香人家

林日新

日子冻僵。外公熬干灯油，临终紧握小舅的手，不甘地指向后墙。

待到春风再绿山梁，小舅默默捧出后墙洞藏了二十年的酒曲，如捧圣物。他挑起水桶走向桂花井……老酒坊的烟火气，怯生生又倔强地重新升起，魂牵梦绕的酒香，又热闹地飘荡在院子上空。

小舅骨子里淌着外公的血，老实厚道像秤砣。他守着老手艺，做得更红火敞亮！有一年，一缸酒尾微酸。小舅眉头皱起，抄起大瓢就要哗啦啦倒沟里，旁人心尖抽搐：“哎呀！糟践了！”小舅斩钉截铁：“酒德比命根子金贵！招牌砸我手里，拿啥脸见爹？”

靠着实打实的诚信和祖传本事，小舅成了村里头批“万元户”，日子红火像灶膛里的火苗。更叫人心里泛甜水儿的是，小舅几个娃儿，一个赛一个争气，全凭本事成了山旮旯里光宗耀祖的大学生！

此刻，我坐在小舅家堂堂的新堂屋。新酿米酒盛在粗柄温润的青花大碗里，酒香幽幽绵绵，缠绕鼻尖。堂屋外，西天火烧云烈，金辉泼洒在院中沉默的酒缸，镀上暖融融的金边。



后来，大地刮起一阵妖风。外公的酒坊被扣上“黑作坊”帽子，咣当一声，铁锁挂门。

酒坊一锁二十年。灶台结霜，酒香散尽，